

戰史叢刊第四種

日軍登陸作戰

國防部史政局編



日軍登陸作戰

(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
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止)

第一章 引言

本篇所載、關於戰爭初期六個月內，日軍登陸作戰之記述，係某軍事觀察家，當其於一九四一年，十二月七日至翌年，六月十七日，與駐東京美國大使館人員，同遭拘禁時所作。所根據者，完全係日方之資料，如官方公報，新聞報告，演說談話，無線電報告，雜誌，及前線官兵所寫作之個人經驗記述等。唯一參攷之同盟國方面之資料，均係日本報章雜誌所引用者。

日人之報告，幾常不可靠，有時自相矛盾、因其政府各部門，所希望造成一般人之印象，各抱不同之見解，故軍事部門，對於承認作戰上一時之挫折，及重大之損失之個人經驗記述文章，准予發表，籍以激發日本軍人之勇氣，及戰鬥精神。但情報局方面，則將所有敵人之努力成果，減縮至最小限，籍以顯示白種人之無能，及怯懦。

所可供參攷之各種資料，均係在日本本土所發行，既簡略，且不連貫，又係在六個月期間內，零碎頒佈者。故對此之逐譯，及編纂等，實增加若干之困難。

如將日本之各種記載，與同盟者相對照，則必發現甚多相左之處。日本人有時故意偽舉時日，籍以掩蔽其挫折，或籍以使一般人對於其作戰成果獲得比事實上更為迅速，及日軍不斷從事戰鬥之印象。但在原文記載中，并未加以修改、或校正，蓋其若干之價值，即在分析日本人自己所見，及所發表之記載也。

關於六月間緬甸之作戰，尙無官方所記述之結論，同時日政府對此次作戰所發表之資料過少，而難供現時之研究。

自日本資料中，對遠東初期作戰之研究分析，可使吾人對於日軍之作戰方法之了解，有極大之幫助，是可斷言也。蓋由此可以得悉敵人許多已用，或預期使用之基本戰略，與戰術。尤以此種資料所草成之記述，更可以洞悉有準備，有決心，與機巧之敵人之軍事心理。

第二章 香港戰役(參照第一圖)

一、攻擊之第一日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，日軍一隊輕偵察轟炸機，自廣州近郊之飛行場起飛，十分鐘後，到達九龍飛行場之上空，

日軍登陸作戰

發現該機場內英國皇家空軍香港分遣隊（約四、五架舊式教練機），及純商業性質之中國航空公司之客機，正曳出棚廠檢查，日機從容飛翔於上空。日飛航員對此種目標之轟炸，並不難於其平時在靶場中之轟炸演習。半小時後日機離去，飛機棚廠起火，陸地上大部飛機均受損害，或被毀壞，中國飛剪號沉沒，美孚油公司之大油池，焚去其一，該處毫無防空之砲火，日俯衝轟炸機絕無一架之損失，而安然返其基地。

當第一次九龍被炸，日軍地上先頭部隊，即侵入租借地之邊境，此即第九師團之前衛，自北向南進攻，及第一〇三師團之前衛，自廣州向東南推進，最初之抵抗，不足注意，蓋事實上除極少數之斥候，充任邊境之警戒外，迄八日正午以前，未與英軍發生接觸，日軍緩慢而小心前進之原因，乃認為將遭遇堅強之反抗，并狐疑敵人將誘其進入陷阱。故兩縱隊之前衛接近「外線」時，（為位於兩海間，而在邊界內約一英里之第一道防線。）採取接敵運動之隊形，向前移動，并預期隨時必發生戰鬥，在一英里許之後，為兩縱隊本隊之先頭，適進抵邊界，本隊主力則靜肅沿路休息，以待該縱隊之先遣部隊之發展，直至狀況上許可其第二次動作時，方開始前進。彼等無對敵空軍之顧慮，故其部隊行動之輕鬆，有如平時之行軍演習。

狀況立即顯示「英軍外線」并未設防，而僅有少數之監視哨，在日軍縱隊到達之前，已完全撤退，日軍再繼續前進，空軍偵察機投下通信，通報地下指揮官，敵人後方自九龍向北之道路，極為混亂，英軍正面「內線」移動，（約距九龍二英里）而事先準備據守之「外」「內」線之間之一中間線一陣地，并無顯著之活動。但日軍絕不相信在第二個陣地，仍無任何之抵抗，故一再停止其縱隊之前進，展開其前衛，謹慎偵察敵之防禦線，前衛砲兵亦向敵陣地發射少數砲彈，盡諸種手段，以期激動對方之活動，而籍以明瞭當面之敵情。

當日軍確實認明，事實上已無任何之抵抗時，則已時近黃昏，司令部遂下令各部隊，沿當時佔領之概略線停止，并在前英軍「中間線」之南方約一英里處，構成堅固之前哨線。就其急躁與勇猛之慣性，日軍此種過分小心之態度，在其他戰場，甚少發現，此或由於此次作戰，彼等為其情報機關，誤報英軍之企圖所致也。同時參加此次作戰之部隊，曾與其產黨新四軍作戰，被等深受急躁前進，常遭不幸之教訓，此亦當為原因之一也。

該部隊之軍官，所寫作之若干關於作戰之個人經驗等記述中，曾強調云：「此情況極為類似共產黨之游擊隊之陷阱」，由此可證明，此種觀念實已深入多數軍官之腦海中，而對於指揮官之迅速行動之意圖，實不啻予以相當之打擊。」

二、對陸上陣地之攻擊：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

關於英軍方面，日軍仍未與其接觸，僅努力加強其前衛，構築兩個堅強之前哨陣地，并派出許多有力之偵察隊，每隊約有一、二排之兵力，活動於兩前哨陣地與英軍「內線」所在之山地線間之平地內。

日軍登陸作戰目錄

第一章 引言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香港戰役……………一

- 一、 攻擊之第一日
- 二、 對陸上陣地之攻擊：十二月三日至九日
- 三、 對香港島上之攻擊

第三章 菲律賓戰役……………七

- 一、 登陸開始
- 二、 主登陸：仁牙因及雷蒙灣
- 三、 向馬尼拉之前進
- 四、 對巴丹之攻擊：正月
- 五、 對巴丹之攻擊：二月
- 六、 巴丹之陷落
- 七、 加內幾多

第四章 馬來亞戰役……………一九

- 一、 日軍之準備
- 二、 新城（新高打）
- 三、 西海岸之攻擊：巴里特本塔
- 四、 那魯特山地之戰鬥
- 五、 霹靂河之通過

日軍登陸作戰

日軍登陸作戰

- 六、吉隆坡之戰鬥
- 七、東海岸支隊
- 八、南方平原地之攻克
- 九、星加坡之佔領

第五章 西南太平洋之各戰役.....三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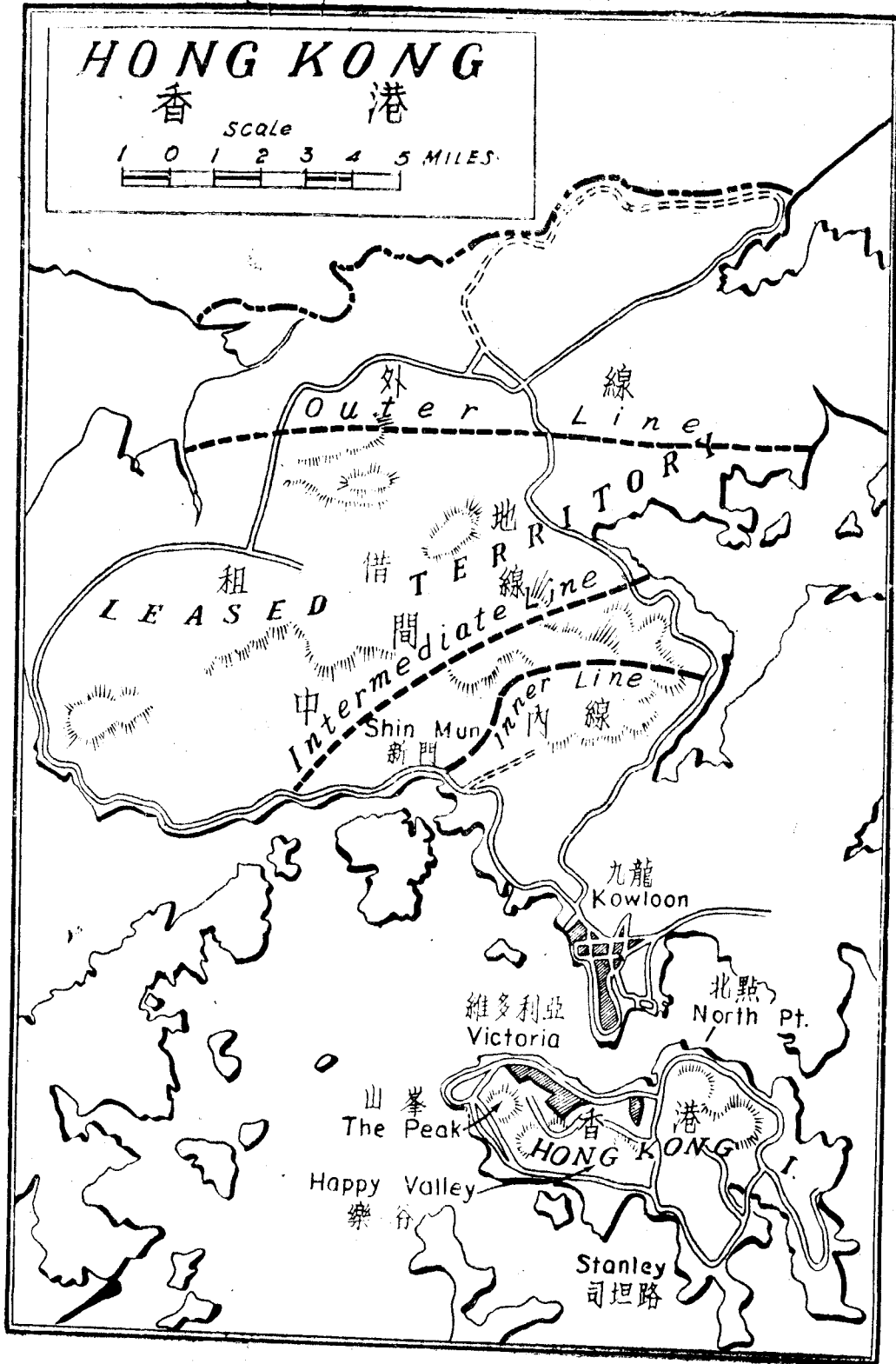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準備
- 二、第一階段
- 三、第二階段
- 四、第三階段

第六章 日軍成功之因素.....四三

附圖

第一圖	香港.....	三
第二圖	呂宋.....	一六
第三圖	巴丹.....	一七
第四圖	加內幾多.....	一八
第五圖	馬來亞.....	二二
第六圖	星加坡.....	三五
第七圖	西南太平洋.....	四六

第一圖



日軍整夜對該地區搜索，渴望與英軍斥候接觸，但終未獲得結果，英軍所佔領之高地竟無一發之槍火，因此某日本青年軍官，曾云：「對方繼續之沉默，造成使人莫測高深之奇異感覺，無論如何，敵人不應讓我軍長驅直入，而不加以戰鬥，故終久必有事發生」。彼判斷雖如此，但事實上，仍然毫無動靜。

直待天明，飛機出動偵察，證明英軍係採取純消極之防禦，除日軍積極攻擊英軍陣地外，英軍絕不致與日軍發生接觸。但日軍仍有一難題當前，即英軍陣地約有三英里之廣，包含有多數以三和士構築之堡壘，位於兩海間一帶山地之斜面上，又因各山自平地峻起，部隊向英軍陣地前進時，實際上等于毫無掩蔽。蓋日軍前進所沿之兩道路，各位於防線之兩端，且作急峻之攀登，而通過該處之山地帶復極狹窄。

日軍耗兩日之時間，專從事對敵防禦陣地之偵察，并將主力集結于敵砲兵射程以外，再自遠距離砲擊英軍之前方陣地。蓋日軍之砲兵兵力，擬避免與香港之砲兵對戰，多數斥候隊，對其主力最後將實施突擊之地形，詳加偵察。

十日下午，以一連兵力編成三個攻擊斥候隊出動，欲與英軍前哨接觸，并希望捕獲若干俘虜，但彼等未遭遇任何抵抗，蓋英軍前哨，在其主陣地之機關槍火掩護之下，已適時撤退。少數印度兵，被日飛機所散佈之傳單所動，當其部隊撤退時，故意滯留後方而使投降，因此供給日軍此次作戰中第一次之俘虜。

日軍自俘虜之口供中，及搜索隊之報告中，已得悉當面之敵陣地，係僅以一營英軍，（蘇格蘭軍隊）兩營印度兵所防守之三和士堡壘構成之一線陣地。其近接支援之砲兵，僅六門廿五磅（彈重）之砲兵一連，在堡壘前之斜面上，設置有多數之鐵條網，據日軍之估計，防禦之火力，異常薄弱，——該地區機關槍火必少，因僅發現兩處，曾有連續之槍火。

翌日，十二月十一日，日軍實行其所謂「威力搜索」，但其目的究屬何在，實不得而知。故先以步兵三營任此搜索，并于前進之前，行三十分鐘砲兵攻擊準備射擊，似欲徹底破壞英軍之鐵條網之模樣，日軍使用兵力之強大，除再侵入英軍前哨線外，并無更多之裨益，仍舊發現英軍業已撤退，而未獲任何重要之結果，日軍承認，在十二日晨，英軍所有之部隊，均退還其原陣地線。

此時日軍似獲得一結論，認為敵陣地之鎖鑰部，乃在蘇格蘭軍隊所佔領之右地區要點新門（Shin Mun）附近，該蘇格蘭軍步兵營係位於「內線」之左翼，故其堡壘則位於半島西海岸內之一英里之處。在英軍佔領之山之反面，有一長山峽，自新門向西南伸張至該防線一公里之後，形成靠近海岸之平原，若佔據此要點，則攻者可獲得掩蔽之途徑，藉以深入英軍之地區，并係一有助自側面，後方，施行壓迫而實行正面總攻擊之攻擊準備位置。空中偵察，證明此山谷係英軍之主要之交通軸，截斷此軸，則可大大增加其混亂，而尤以對敵之後方，更為顯著。

十二日，日軍以步兵一營，配屬工兵一連，實行夜間攻擊，因欲達成奇襲之目的，未行砲兵攻擊準備射擊，但各砲兵連，在當日午後，均已標定其射擊目標，以便隨時應步兵之要求，而予以掩護之火力。日軍在黑暗中向山頂推進，以工兵協助

，排除進路上之障礙，而通過鉄條網。日軍不接近至堡壘百碼之內，英軍決不開始射擊。

當英軍被發覺後，日軍遂放棄其謹慎辦法，要求砲兵支援，以手榴彈破壞殘餘之鉄條網，構成通路，并準備對敵陣地予以猛烈之突擊，當工兵將犧牲一半時，火力則極爲猛烈，所有營內輕重機關槍，一齊發射，集中火力于堡壘之砲眼，在此種火力掩護之下，多數小組兵，接近至堡壘砲眼附近，使用火焰放射器，及手榴彈，其他部隊則掃蕩附近之支援機關槍巢，及步槍羣，在甚短之時間內，火焰放射器之工作，則造成守兵之投降。日軍遂與高采烈重新編其所占領之陣地，準備應付隨時所期待之反擊。

但英軍并無反擊，除香港砲台對該地區發射少數砲彈外，一切平靜無事。在白晝，日軍不但已整理該地區之防禦，并新增加步兵兩營，預備自此左右兩翼攻擊英軍之側翼，及後方。藉以實現所預定該日晨十一時之總攻擊計劃。

雖然日軍已佔據堅固之陣地，并自信最後可以驅逐敵人，但仍準備三、四天之戰鬥，而復預期達成此種成果，必遭受甚大之反抗，故在拂曉時，砲兵即開始攻擊準備射擊，立即又以多數之輕轟炸機出動，加強其爆發力量。數分鐘之後，司令部接獲飛機之報告，驚悉英軍已放棄全陣地，并正實行整個撤退其部隊，僅有一步兵營展開于九龍附近，掩護退却，其餘部隊實際上完全退過海峽，而到達香港孤島。

日軍飭各部隊前進之命令，立即下達，日步兵向前急進，盡可能之速度，超越各高地，因爲某些原因，欲截斷英軍歸路，及驅逐至九龍之目的，并未達成。自日軍所佔領之高地上觀測所，日軍可以清晰的觀看英軍後衛向渡船碼頭之撤退動作，但日軍對此未作任何阻止企圖，而僅對九龍近郊行若干之砲擊，已認爲滿足。日軍最後於十六時入九龍城，開始城內之整頓工作。蓋據日軍官稱，此城在英軍本日晨撤退之前，已極形混亂。

三、對香港島之攻擊

十三日以後數天，日軍忙于：「恢復九龍半島之平和與秩序」；搜集廣州至九龍間可能所獲得之船隻；警戒九龍半島上英軍未及破壞之油池；及在佔領之高地上構築可以射擊香港砲兵陣地等工作。同時每天使用飛機轟炸島上之砲兵陣地，及軍事目標，日必一、二次，但每次僅使用輕轟炸機數架，然在此時間內，日軍似未放棄澈底集中力量，以行壓倒英軍之企圖，則甚爲明顯。

據日軍之估計，英軍異常被動，如對九龍北方山地上之小道，絕未作任何阻止敵人之企圖，又當攻擊者部隊湧進於九龍北方平原地帶時，完全在香港維多利亞山峯觀測所瞰制之下，而日軍僅受極少之妨害與損失而通過。雖然有一砲兵連曾對全正面作十五分鐘精良之射擊，但在九龍油池附近，則一槍未發，當英軍撤退至島上之前一天，日軍對維多利亞之水面，以迫

擊砲射擊整個下午，此砲均係佔領陣地於九龍半島之各船塢內者，而英軍絕未因日軍之砲擊，予以還擊。

十八日夜，日軍通過海峽，在香港北點（North Point）登陸，當十八日正午，以迄黃昏，日砲兵之射擊，使該地區英軍之堡壘不能動作，并使附近之油池着火，故敵之登陸，未經如何之戰鬥。因油池燃燒之烟霧，所發生之混亂，似已使英軍無法明瞭所遭遇之情況。于是日軍先頭步兵營之兩步兵連，在英軍尚未及準備射擊以前，已登陸成功，以後僅經極短時期之火戰，而防者亦未行逆襲，待敵另外兩連登陸時，英軍即撤退至約一公里之後方各高地上，日軍從此次戰鬥中所獲得之俘虜口供中，得知當面之英軍，係米多色克斯團之步兵一營（Middlesex Regiment）。

日軍在英軍觀測所完全瞰制之下，整天漕渡其軍隊，及物資，通過海峽，而達北點（North Point）當增援部隊之繼續到達，遂擴張其橋頭陣地，逐漸壓迫英軍退至該島之中心各山地，迄將近黃昏時，橋頭陣地已擴張至足供其軍隊活動之空間。日軍自己承認，在北點之小小半島上，確屬驚人之擁擠與混亂，該區域完全被控置於最少三個要塞砲兵連之射程與火網之內，日軍坦白承認，彼等之所以能僅受極少之損害，而達成其任務者，乃由于英軍在登陸後之第一、二兩天，對此區域未集中火力之故也。

自此時起，以至英軍投降時止，就日軍言，不過係一種緩慢而確實之橋頭陣地擴大戰鬥，日軍集中其主力，擬向南壓迫至島之中心，而使東部之英軍孤立無援，因地形之困難，及英軍防禦之頑強，前進甚緩，但前進則屬穩妥，亦甚少受逆襲之阻礙，整個之戰鬥，英軍均未實行逆襲，而予日軍以懷疑，迄投降之後，日軍方明瞭，英軍防禦計劃中，僅規定極少數之預備隊，故當陣地一經突破，欲以有限數目之軍隊，奪回失地，乃係不可能之事，預備隊之缺少，及各陣地之縱深不夠，證明英軍過于信賴其堡壘線之能力，以為可以拒止敵人任何登陸之企圖，日軍批評英軍之防禦，謂缺少韌性，及一經分裂，即難再行組合。

廿一日，英軍發覺司坦路（Stanley）東與東南海岸其他各處之守兵，因日軍自北向南之壓迫，而遭受嚴重之威脅，故將此區域內之軍隊，全部撤退。構成一新防線，圍繞匹克山峯（註：在島之西端），形成一半圓形，英軍即在此作最後之防禦，日軍稱：此小而烈之戰鬥，在該島失陷之前三、四天，即已開始。

但香港之陷落，僅時間問題耳。因英軍無力阻止如流水般繼續不斷之日軍增援其攻擊，而逐漸被壓迫至匹克山斜面之頂上。

二十三日，日軍未遭遇抵抗，而又在司坦路登陸（兩天以前，英軍已放棄此地），自南方環繞英軍防禦陣地，於是壓力又增，此時該地區軍隊總指揮官，已贊成投降，但日軍之要求，確被香港總督所拒絕。翌日晨，日軍即以猛烈之集中火力，射擊加拿大步兵營所防守之樂谷（Heapy Valley）前頭之地區，遲至天明，繼以步兵之突擊，當日軍先頭步兵營出動時，即有一小隊輕轟炸機，在加拿大軍隊之上，低空飛行，投以輕型之破片殺傷彈，及以機關槍掃射，但加軍仍固守其陣地，并確

實擊落日機一架，但日軍聲稱：「有某英勇之野鷹式機一架，從容衝擊于地下，使其飛機與敵軍隊，一齊爆炸，而予敵軍以極大之混亂。」

加拿大軍隊，確受異常痛苦之打擊，蓋彼等未深掘其塹壕，以應付此種長時間敵人之炮兵射擊，及空中之攻擊，當日軍步兵在午後侵入陣地時，發現甚多之陣亡者，躺在極淺之各個散兵坑內，此乃加軍惟一掩護之工事，最單簡之掩蔽部，亦未構築，足以證明在此最後之戰鬥中，防禦軍隊無良好組織。

翌日晨，耶穌聖誕節，英軍投降，蓋日軍繼續不斷前進；英軍防線後方之混亂，無法編組軍隊，發動逆襲；及認為繼續抵抗，不過稍延時日，徒增殘餘軍隊之傷亡而已，此等觀念，最後使香港總督相信：形勢上已告失望，使其不得不將全島及所指揮之軍隊投降。

廿六日，日軍舉行凱旋入維多利亞城之儀式，數千中國人民，列于街旁，對唐克、機關槍隊、及步兵等，搖旗吶喊，日本人稱爲此次乃「永不可忘之儀式」，蓋盎格魯薩克遜民族，在遠東之堡壘，於「新秩序」錦標賽中，首先失去矣。

第三章 菲律賓戰役

一、登陸開始

菲律賓之作戰，于十二月八日清晨開始，日人依在各戰役中一貫之作風，首以強大空軍對呂宋 (Luzon) 各重要空軍基地，予以攻擊。攻者力量自各方面轉合而來：陸軍轟炸機，自台灣南部起飛，海軍各飛機，自中國海及太平洋中游動之航空母艦上起飛。由於日軍所獲得之各成果，可證明其動作之巧妙，首次之奇襲，即摧毀美國遠東空軍之飛機及飛行場，兩天之後。日大本營公佈：美國在菲律賓之空軍力量，約三分之一以上被其摧毀。日本損失則甚輕微，因其轟炸，係在低空中實施，不但摧毀各飛機及棚廠，並將機場之跑道，完全炸毀，第一天，美國驅逐機，即不能自地上起飛。因轟炸機及其所使用之飛行場等均遭毀壞，美軍欲對日軍登陸行動，予以堅強之阻止，事實上則不可能。

十二月十日拂曉前，第一天之登陸，即在呂宋島上維工 (Vigan) 之南約五英里之某處開始，最初登陸之部隊，計有海軍水兵及海軍陸戰隊，彼等但任掩護後續陸軍一旅之登陸，所遭受之抵抗，異常薄弱。事實上所遭遇之美國軍隊，乃第廿六騎兵團之搜索軍排，該排適在西海岸大道上執行其巡邏任務，當日軍第一次登陸部隊上岸時，當即與該排遭遇，日軍非但未受此四輛搜索車之阻礙，並將此車擊毀其一，俘獲其三，但並未能阻止該排以無線電報告其仁牙因灣 (Lingayen Bay) 附近之團部，因此第一次敵人登陸之消息，得以送達至麥克阿瑟將軍 (Gen. MacArthur) 司令部。

此次登陸所使用之部隊，以及爾後在仁牙因登陸者，均曾在中國沿海自廣東至安南邊境，經整個夏季，實施登陸作戰之

演習，設在此等作戰演習中，獲得任何微小之經驗，則將在其時表現已達成訓練之唯一願望，彼等十分重視努力之成果，故在維工及仁牙因兩處之登陸，實施迅速，而甚少混亂。

當美國轟炸機到達維工上空，約在天明後二小時，日軍各部隊，及大部份之補給品，均已上岸，同時空中已有自航空母艦上起飛之日海軍驅逐機。

美軍所使用八架輕轟炸機之攻擊，據日軍之報告，美軍曾經慎重考慮，而後勇敢實施。此飛機臨空之高度不足一〇〇碼，對停泊于投錨地之輸送船及巡察海面之護送艦，投下二百五十磅重之炸彈。日軍承認損失一輸送船，及一「戰艦」，數艘輸送船受傷。但船團果如上述停泊于一地，而攻擊之飛機又如所述之低空投彈，則就想像所及，應受更大之損害。但對於登陸部隊，仍不能立刻發生若何之效果，因其人員與物資均已上岸。

根據日軍宣稱，美轟炸機被日軍戰鬥機擊落，雖然這是無疑間的過度誇大，但美機損失必甚大，大概二小時後第三次轟炸，僅有三架美飛機也。

在呂宋東南尖端里加斯比(Legaspi)之登陸部隊，亦係同樣編組之步兵旅，該旅曾在馬利亞納(Marianas)羣島集結，十二月十二日拂曉，開始攻擊，顯明未遭遇抵抗，此一登陸發生於維工登陸後兩天，并在島之南端，恰與維工反對方向，結果造成美軍向北地區增援部隊之遲延。

日軍最初兩處之登陸，時機配合巧妙，使美軍主力位於呂宋中部平原地帶，南北不知所向，而靜待日軍主力之駕臨。蓋此兩方面先遣之日軍，均似欲占領橋頭陣地，以掩護大軍登陸之模樣。自美空軍被驅逐以後，除一，二驅逐機分隊用於掩護陸軍主力在馬尼拉(Manila)東方，及北方集中外，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，則失去其最重要之搜索機關，僅盲目坐以待攻。

二、主登陸：仁牙因及雷蒙灣

日軍當時各種活動，均足以顯示其主攻，將在其登陸已成功之某一處，即維工或里加斯比。而美軍之防禦，亦顯係根據此種判斷，而針對日軍之主登陸，從事準備。但爾後敵人確在仁牙因，及雷蒙灣(Lamon Bay)兩處施行主力之登陸，此種出人意表之行動，在遠東整個戰爭中，乃最負盛名之作戰，在此兩處行主力之登陸，必須遭遇抵抗。但日軍已將美軍分散於相當大之範圍，故美軍對任何一點之敵，不能作強有力之抵抗。當日軍主力在仁牙因及雷蒙灣登陸時，向維工及里加斯比橋頭陣地攻擊時其美軍背後即感受威脅。故美軍在達成其任務之前，即被迫撤退。因此在維工與里加斯比先遣之日軍，實已間接幫助其主力之登陸。蓋此部隊可以對抵抗其主力登陸之美軍側背，實行攻擊也。

日軍側重出敵意表，并甘願冒無直接掩護之甚大危險，在遠東整個作戰中，均常表現日軍此種特性，而此種特性，對日軍初期作戰之成功，有甚多之幫助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第一次日軍主力部隊在馬尼拉東方之雷蒙灣登陸，其唯一所遭遇之抵抗，乃普通之海岸警備部隊，防者位於島之南部之主力部隊，適在里加斯比與日軍最初登陸之一旅交戰，相當數量之美軍已開赴該方面，并攻擊已占領海岸之日軍，籍以阻止其對該地區之增援。假設日軍即在加里斯比企圖主力之登陸，則其掩護部隊必先已遭擊退於海濱，則該地區主力登陸之失敗，極有可能。但日軍以大批之遠征部隊，在雷蒙灣實行無掩護之勇敢登陸，威脅對加里斯比海岸附近推進之美軍後方，而迫使其撤退。

美軍欲各個擊破日軍之最後機會，及阻止日軍對該島集中大軍之企圖，被日軍破壞無餘。此後唯有一法，可解菲律賓之危，即以美軍主力，對雷蒙灣登陸向馬尼拉前進之敵，予以有效之攻擊，麥克阿瑟將軍當然已有此準備，但在實施此種戰鬥之前，而仁牙因敵大部隊登陸成功之消息到達。狀況至此，則別無他法，唯有放棄馬尼拉，向巴丹半島(Bataan Peninsula)撤退，在該處作戰，或因日軍所欲攻擊之正面狹仄，而不能發揮其兵力上之優勢。

十二月廿四日，在仁牙因海岸，日軍之攻擊，在此時機上非常圓滿。在仁牙因海岸，唯一可使大部隊登陸之地點，當然在此處美軍必以其所使用之部隊，加以防守。如在此處，行任何無支援之登陸，必遭受重大之損害，甚至於結果失敗。

日軍第一次登陸之企圖，係在該日之清晨，但被擊退。二次攻擊，經空中猛烈之轟炸，及艦隊砲擊之後而開始，雖然成功，但經重大消耗與頑強之爭奪戰，至當日十六時，攻擊則被阻止，當美菲軍隊，罄其所有以優勢之兵力，實施逆襲時，原可將登陸之敵，驅逐於海中，而在繼工登陸之日軍，已向南推進，急行到達仁牙因灣附近之聖法濱(San Fabian)并由此發動攻擊，對美軍薄弱之防線右翼及後方，實行攻擊，此次攻擊雖被阻止，但美軍最後之預備隊業已用盡，(步兵第五十七團之一營，菲律賓搜索隊)美軍之預備隊，轉用於此種任務，則對岸上推進之日軍，無力實施逆襲，當日之夜，日軍後續部隊繼續登陸，驅逐此處敵人之最後機會，至此業已喪失。

以後之兩天，日軍即擴大并鞏固其橋頭陣地，佔據并修繕仁牙因碇泊設備，而增加部隊與補給品之登陸。該遠征隊，計包含有五個步兵師，及軍團部之附屬部隊，此即日軍整個之編成，進展之速度，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深夜，所有之各部隊，均已配備於陣地內，并準備向南推進。

三、向馬尼拉前進

美軍(計菲律賓第一師之一部，二十六騎兵團，菲律賓偵察，及野砲兵一連)於當夜撤退，在聖珈羅斯(San Carlos)附近佔領陣地。蓋美軍此時，認為海岸附近之防禦陣地，已無再堅守之必要，反之，如再企圖阻止登陸之日軍，均足以使美軍陷於不能撤退而遭覆滅之危，因向南通馬尼拉附近平原地之道路全無防禦之設施，而麥克阿瑟將軍主力部隊，即集結於此。

當日軍於二十七日拂晚向南推進時，發覺美軍僅殘留極微弱之部隊與日軍保持接觸，并破壞道路與橋樑，企圖遲滯日軍

之前進。此殘留部隊，計有騎兵及配屬砲兵，與少數之工兵。美軍并無企圖長期据守任何一陣地藉以使日軍先頭部隊展開，而僅以騎兵之各槍兵如獨立警戒支隊，使其担任工兵工作實施破壞及掩護。但此確屬一騎兵持久戰鬥之標準型式，美軍在道路封鎖處，得能長時間遲滯日軍前衛之前進。使其機械化車輛停止，并展開其機踏車槍兵，實行攻擊。在敵軍攻擊到達其阻絕地以前，工兵已完成其破壞工作，騎兵則經過森林、竹林，及籐叢地，重新集合，并在每隔三、四英里遠之道路上，又再從事戰鬥，日軍每次遇阻則必須耗去二、三小時，加以修繕。

又因其破壞點，常在日軍前進途中之最先頭，當修復時，尚須派遣部隊，佔領前哨線，掩護其工兵工作。

但日軍盡量改善其前衛之編組，藉以應付此種持久抵抗之戰術。在中國四年對付輕裝之游擊隊之經驗，使日軍得知其先遣之先鋒部隊，必須包含有輕戰車，（當受輕騎兵之抵抗時，此項部隊所受之損失，比較輕微。）及一機動部隊，類如騎兵。（當戰車被道路封鎖或為其他破壞工作所阻止時，此項部隊可以驅逐敵之掩護部隊。）戰車則在前進部隊之最先頭，并常積極行動，沿道路壓迫推進，直至道路被阻絕時方始停止。

設地形許可時，則離開道路，由側方企圖迂迴正面而之抵抗，但破壞工作如係在一狹仄之小道上，而使用此種迂迴戰術不可能時，則先頭之戰車，即在道路上對所發現之目標，逕行開始射擊，同時支援之騎兵行下馬戰，驅逐敵之掩護部隊，使工兵得以修繕被破壞之地點，爾後再行開始前進。

自仁牙因南進之日軍，并無騎兵部隊，因該兵種不適於登陸作戰，尤以在海上輸送甚不經濟，并難為正式有力之抵抗，故在此處日軍則改用機踏車步兵，此項兵種不須備有特別馬匹飼料等，可以讓出輸送之空間，在海岸實行突擊時，仍可如步兵同樣使用，而當其以後乘車時，又可獲得相當之機動力並可伴隨支援先頭機械化部隊之作戰。

日軍主力，自雷蒙灣，及仁牙因向馬尼拉之前進開始後，由十二月二十六日起，日軍所有之企圖，均係如何捕捉馬尼拉附近之美軍，並阻止其在巴丹半島佔領陣地，兩方面進攻之部隊，乃位於極理想之態勢，以完成此種企圖，因一係由東方向馬尼拉壓迫，一係自北方向馬尼拉壓迫，當美軍向西撤退時，適通過北面敵人之正面，如此則受命拒止日軍前進，以待主力完全撤退之兩小後衛部隊，幾乎須承受超人之努力。此兩後衛得能圓滿完成其任務，因之日軍在正月二日以前，未能進入馬尼拉，而美軍主力，及其大部之武器裝備，均能安全在巴丹進入陣地。第二十六騎兵團，及步兵五十七團兩營之犧牲，可謂後衛英勇戰鬥之典型。蓋因其犧牲而使美軍主力之轉進得以成功也。

四、對巴丹之攻擊——正月

巴丹陣地之占領，未發生意外事件，此後日軍即耗去十天之時間，從事部隊之集結，整理，補充裝備，又自空中施行偵察美軍陣地，并對其防禦陣地實行襲擊，藉以判斷美軍防禦力量之強弱。

經各種之偵察搜索後，認為美軍陣地頗為堅固，自馬尼拉灣，至蘇比灣(Subic Bay)橫亘於半島與大陸相接壤之基線上，并利用該處之濃密叢林，複雜之地形，又在巴丹山峯及其附近各山地上，構成理想之觀測所。

在馬尼拉灣方面，僅二，三處，可以實行登陸，在西海岸方面，則僅有阿崙格埠(Olangapo)一處可以登陸，又加內幾多(Corregidor)島上有大要塞，其位置適在距巴丹半島之尖端約三英里，并橫亘於馬尼拉灣入口之中央，以上種種地形上之優越條件，實增加美軍防禦陣地力量不少，毛里佛耐斯(Mariveles)位於毛里佛耐斯灣之頂端，該灣則位於半島之最南端，蘇比克(Subic)與阿崙格埠，則位於蘇比灣。該灣乃一小海軍根據地，但其設備，當第一次日軍登陸之後，美國之亞洲艦隊自此開至泗水(Sarabaya)時，即予以破壞。當在巴丹半島防禦時，毛里佛耐斯，係與加里幾多交通連絡之重要口岸，事實上當時另外之兩小港口，已完全不能為美軍所用，即蘇比克，與阿崙格埠，在二月初即被日軍佔領。

日軍顯係被其初期作戰之成功所惑，曾為一全戰役中最幼稚之動作，即正月十二日，沿十九英里之全線，發動倉卒而無準備之攻勢，其攻擊部隊，對於任何一點，即第一線之防禦，亦未突入成功。同時菲律賓軍隊兩師所實行之反攻，將日軍驅逐至其原陣地之後方兩英里，并截斷魯碑——阿崙格埠間之公路。該路為日軍主要之側面交通軸。

此次之敗退，使日軍爾後特別謹慎，其第二次之攻擊，擬恢復公路，及其以前之陣地線，則經慎重之計劃，并先實行四整天之空中轟炸，及砲兵攻擊準備射擊，而後方實行攻擊。此役共歷五天，并係當時全戰役中最猛烈之激戰，日軍最初之推進，距其突擊發動後約五小時之內，到達其目標，但其先頭部隊，為激烈之砲火所阻止，而被抑留至日終，雖經通夜，仍不能固守其已佔領之陣地，第二日清晨，感覺陣地有被奪取之危險，同時已認定美軍立將反攻，故日軍撤退其過於突出之部隊，而放棄其第一天所獲得之一半地區，此種撤退，可謂善於見機，因數小時後，美軍即行發動反擊，而欲驅逐敵人於先頭陣地線以外，當然由於日軍之撤退，美軍成為撲空，爾後雖與日軍獲得接觸時，但美軍突擊之力量，已大為消耗，而日軍則已避去若被驅逐於陣地外時其所生之紊亂，並能準備攻擊及易於立足。

當日午後，日軍攻擊再興，第二次到達其各目標。此時日砲兵火力之猛烈，而壓倒美軍之砲兵火力。故直至翌日晨，尚能保持其原陣地，待美軍發動有力之反攻時，方再將其擊退。但此時美軍并不能繼續保持其已獲得之地區，因美軍之攻擊，致其部隊越過阿崙格埠——魯碑公路線，而進抵路北之山麓下，其陣地遂位於較低之地區內，顯而不能長久據守。此時麥克阿瑟將軍，如不令美軍繼續推進，(如此則形成總攻擊。)則必須撤退其陣線，越過半島與陸地接壤之基線。此兩途只可擇一而行，故至晚間，麥克阿瑟遂下令撤退其部隊，至其原陣地線，對時間上已贏得，並予日軍以真正重大之損害，就此兩點而言，實認為滿意，事實上，日軍在全戰役中，此為第一次所遭受之真正損害。

五、對巴丹之攻擊——二月

此時日軍已顯然感覺，如欲攻克巴丹半島，及加內幾多島，尚需甚大之努力，并須使用其所可能集結之部隊參加，方足以達成此目的，日軍在菲之高級指揮官本間中將，下令停止島上其他各處之作戰，并集中所有可以準備對美軍防線實行猛烈攻擊之部隊。

二月初，全線約平靜兩週餘之後，此沉默之空氣，重見活躍。日軍攻勢之徵候業已發生，即對美軍防線兩端，不斷施行襲擊，其最初數次襲擊，規模既小，時間亦短，似僅欲獲得情報及證明，以後則逐漸擴充範圍，直至二月十日，兩強大之攻擊開始，此攻擊顯係欲克服防禦者之各要點，在助攻方面，担任攻擊之兵力，約步兵一團，附屬強大砲兵及戰車以支援之。當然美軍方面，亦予以反擊，經不斷之偵察，將近一夜，沿前線各要點，并無許多激烈之接觸發生。美軍之各次襲擊與反攻，其目的均在欲探出日軍戰線後方之動作，兵力集中於何處及何時何地將發生其主攻擊，美青年軍官所組織之偵察隊，通過敵人所困擾之陰蔽叢林，從事偵察，及司令部參謀之優良情報工作，使日軍承認當最後同時對阿崙格埠及沙馬夷(Sama)發動攻擊時，防者已有充分之準備及獲得充分之情報。

經八小時之砲兵攻擊準備射擊後，步兵之突擊開始，砲兵之射擊，特別集中火力於美軍之砲兵，并對巴丹山北之斜面，造成濃密之烟火，藉以遮蔽其觀測所之視線。向南之突擊，係沿東海岸公路，突入美軍主抵抗線，并將美軍防線之右翼，造成一狹長之突入部，日軍經終日之苦戰，欲擴大此突破口，加入新銳部隊於突入部之西面要點，但終未獲得效果，當美軍逆襲發動，適日軍氣盡力竭，故時機非常適當，而將日軍逐回至其原突擊位置，完全放棄其艱苦戰鬥所獲得之突入部。

以後兩天，在該方面之菲律賓軍隊，非常積極，并發動多次之局部攻擊，致日軍不能充分調整部隊，從事第二次之攻擊。日軍雖然未能獲得進展，但仍保持活躍，抑留美軍於其全正面，并可能阻止對方自此抽調兵力對於阿崙格埠方面之增援，因該地區之防禦，事實上有相當之嚴重。

據日軍宣稱：在蘇比灣地區，對阿崙格埠要點之攻略，為二月攻勢之主要企圖。其使用之兵力非常強大，（顯有兩師之兵力。）其攻勢企圖，亦異常堅決，在到達目標之前，突擊不得停止，不得使美軍之逆襲，重獲其已失之任何土地。

在此戰役中，日軍第一次使用其慣技「敵背登陸」，即在敵防線之後方登陸，以行迂迴。此種動作，曾在中國中部湖沼地區，累次實施，而獲良好之效果，由於四年之經驗，遂造成日軍有利于此種機動作戰之特殊技術。

一特殊訓練之登陸支隊，在蘇比克附近乘船，夜間出發，在拂曉以前，於美軍防線後之，阿崙格埠之南約一英里，企圖登陸。該部隊在海岸附近獲得立足點，而保持至二小時之久，但終不能擴張其橋頭陣地，或擴大其初期之成功，而最後據日軍宣稱：「全部犧牲」。但美軍在巴丹半島防禦時，所捕獲之日軍俘虜，似乎大多數均係此部隊中之官兵。

此次攻擊之本身雖係失敗，但實有助於阿崙格埠之陷落，蓋因此部隊之迂迴，而動搖其第一線軍隊，（此部隊正拒止日軍主力之攻擊。）并予以擾亂，又將急迫需要用於逆襲之支援部隊，與預備隊，轉用於應付登陸之敵。就另一方面言之，美

軍對此登陸之敵，能完全擊滅，則解主力部隊之危。否則後方連絡必被截斷，而日主力南向阿崙格埠推進時，則可與其登陸之部隊，捕捉美軍之主力矣。

美軍顯係無意奪回阿崙格埠，並對遺留於阿崙格埠之海港設備，似乎已完成澈底之破壞工作，又對該處之防禦，已盡其全力激戰半天，而後方遂戰逐退，直至該城南方約一英里，退卻則轉為急迫，而有相當之紊亂，黑暗解除退却部隊之危急，日軍停止其前進，連夜從事穩固其陣地之工作。事實上第二日晨，美軍之狀態，雖顯係紊亂與疲憊，但日軍仍無再行攻擊之企圖。如此可見攻者在此次戰鬥中，僅預定一有限之目標，可能彼已完全獲得其預定之各目標。」

六、巴丹之陷落

截至此時，除三月初，日軍曾發動一次較猛烈之攻勢外，戰場經過長久之沉靜。日人對於三月初之攻勢，實際上甚少提及，吾人僅知其成功小，人員與物質損失均為重大，當時日本報紙各種記載，均舉證美軍砲兵火力之精良。并認為係由於利用巴丹山脈之各良好觀測所之結果，而三月之攻勢，可謂係被防者之砲兵火力所擊敗。因此下月該地區之天空中，則滿佈日軍偵察飛機，與其濃密叢林中之砲兵協同，并為轟炸部隊之嚮導，從事最後之四月攻勢。

為準備四月之攻勢（此攻勢約在一個月之後，自此菲島所有之抵抗，則均崩潰），日軍向菲律賓增援一機械化旅，該旅裝備有新式中型戰車，另外三個重砲兵旅，或尚有一新銳之步兵師。又陸軍及海軍之航空隊，新增加多數之轟炸機隊，此轟炸機隊，乃由星加坡陷落及荷屬東印度抵抗崩潰以後抽調而來者。

攻勢之準備，經慎重之進行，顯明此次之攻勢，必係最後之決戰。偵察工作漸趨活躍，前線亦轉為緊張，空中偵察引導轟炸機，對可怕之美國砲兵陣地，作猛烈之轟炸，同時日軍之士氣，因其準備充分而高漲，又因傳聞麥克阿瑟將軍已自加內幾多轉移至澳洲。「在大決戰之前夕，棄權而逃。」致其士氣為空前之狂熱。

魏銳特中將（Wain Wright）繼任麥克阿瑟之職務，似已對狀況作精密之考慮與判斷，并妥為部署其軍隊，以應付預期之攻擊，但真面目攻擊開始之前，日軍增援之砲兵不斷砲擊，轟炸機隊之對美軍砲兵陣地之轟炸，日漸摧毀其武器功效——即美軍之強大砲兵火力。

為保存僅有之少量彈藥補給，美軍砲兵在敵人猛烈砲火之下，常守沉默，僅於夜間對重要之道路，行一時之阻止射擊，及當攻擊之前夕，日軍由集結地區向其攻擊準備位置移動時，曾予短時間之猛烈集中射擊。

日軍之攻擊，適在四月三日拂曉後，極類似閃電戰之型式，與日俱增之猛烈火力，至四月三日零時，已達其最高峯。日砲兵繼續不斷以高度爆炸彈，對防者之要點射擊，并對美軍之砲兵觀測所所在之各高地上，發射濃密之黑色烟幕。天明時，